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六

得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上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日募  
兵二日買馬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  
家以兵爲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  
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  
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  
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  
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  
兵倘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

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軍旅單弱雖旋蒐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旣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勅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其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敗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旣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

之馬入於賊者萬有餘匹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脩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盜難京師帑藏盡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論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勤民出財全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騷



擾者重寘於法奉行有敘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合諸路監司報保明案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卽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外一作北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隍鄴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所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

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卽時給還價直每尺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拘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八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之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蠶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

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旣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汾河汾淮汾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間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

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法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卽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

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以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路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

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所有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者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余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



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  
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  
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  
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  
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  
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爲戰車冒以狻猊犀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  
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  
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韋冒之以  
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韋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  
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  
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  
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土  
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  
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  
制於京東西俱製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  
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  
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

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績加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濟渡如枕席之上況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溥況勝之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於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精兵則所以固吾圉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浙東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



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太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衲襖關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弟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傅雱皆借一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纂承

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且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天心轉危而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論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願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漕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二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

上並罷宰執又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卽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略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準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擄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

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則彼無所忌  
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  
以爲然乃命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  
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  
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  
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使招安過  
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瓊  
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  
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  
不遣有閹門宣贊舍人吳草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  
迎淵聖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卽  
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重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  
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當濶略之以收後效瓊尚  
反側至是余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  
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  
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  
遣使臣齎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  
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

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羣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故而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中國所以應之者得一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

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猷策淵聖以爲兵家忌分宜使節度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師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譬如醫者治病症候旣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



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塞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旣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遂決水以滄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

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  
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  
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  
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受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  
餘並陞一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雖  
號為通言路然而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  
輒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  
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  
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  
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  
建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  
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  
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  
愈奸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  
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  
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  
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  
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



眾救解之有旨情重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  
 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  
 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  
 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居  
 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  
 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  
 怒謂邦昌敢<sup>安</sup>居宮禁寢殿<sup>姦</sup>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  
 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  
 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sup>刺脊</sup>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為妻  
 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sup>郊</sup>之狀余奏曰人臣不  
 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豕有所不  
 若蓋天下所同情<sup>嫉</sup>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為  
 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鹽茶之  
 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刀弩手  
 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  
 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  
 置使使以遠近<sup>相</sup>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  
 取旨其後遂置諸路置制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

果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七  
八月十日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七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下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下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  
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  
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  
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  
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  
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  
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

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滅矣余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胄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倘偷取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

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倘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蠡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暨議駐蹕自冬徂春俟兩河措置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翼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余曰今乘舟順流而東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

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官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sup>南</sup>湖網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儔<sup>稭</sup>辦<sup>角</sup>遞<sup>頓</sup>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啟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於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冒寵祿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疋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

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疋卽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李擢已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圍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謫降宮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已散官安置已爲輕典竊猶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搔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宣府委令修城及繕治宮室朝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鈔委彥國以修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祇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



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  
修城等搔擾余奏上日創修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  
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  
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  
一切折舊修葺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一遵守  
則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sup>矣</sup>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  
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於余爲婿家  
故密啟之以爲譖愬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適同日得  
江寧府奏一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  
宮觀太優將上取旨上日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  
放罷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  
類批出者頗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  
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  
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  
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日臣以菲才誤蒙聖慈使待  
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匪  
懈雖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  
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



一按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  
降出顧臣孤拙寡與特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  
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  
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爲害霸夫君  
子小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  
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  
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數邪舞智以御其  
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  
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  
枕戈嘗胆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  
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願致察於此上憲諭口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  
其餘章跡見省覽非晚降出余拜謝而退至八月五  
日告廷遷余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加食邑實封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  
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余以去就爭之遂  
定進退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  
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卽

渡河移司因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瀆  
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  
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  
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  
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  
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  
臣蓋張慤久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慤以余嘗沮其  
執政故附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  
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  
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  
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  
器甲不可掇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  
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  
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  
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  
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諡小  
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  
戒妄議而沮奸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

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  
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  
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  
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  
京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余始見之  
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  
與伯彥懇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  
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  
詆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  
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  
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  
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  
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  
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耶欲其敗耶  
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  
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  
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爲金人之所  
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誰

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於禍故今豈可復蹈前車之轍耶伯彥懋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旣不得違卽爲傅亮之事初王瓌傅亮旣受命爲經制使副卽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連接如河中府解州亦爲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招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嘗罰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瓌亮欲厚資給以募之皆可一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以渡河卽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汾河一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

陝西正兵之皆行  
矣

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瓊亮行纔十餘日  
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渡河亮申朝  
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卽令過河無不  
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旣過  
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  
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  
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  
北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  
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  
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  
未集遽違前議毆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  
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  
古者將帥不從中御之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  
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  
之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  
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  
遙度目下又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  
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

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遛如趙充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度鑒察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翼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啟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旣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



與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卽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卽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察於此尚容臣得待罪於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與亮欵語觀其謀略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歲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

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輟那人兵應副錢糧器甲者種種辨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啟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旣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翼日遣御藥宣抽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日卿所爭



事小何須便爲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蠢仰荷睠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乃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其媚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旣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羣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臣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有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旣至而爲之察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其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廈之將傾而命

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楹設木以事撐  
拄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用之者不察既  
不使之得以易棟楹又撐拄之且悉拔棄之則都料  
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  
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  
故之秋當恤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  
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  
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  
且臣當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  
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  
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願車駕巡幸實天  
下人心之所係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  
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  
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於  
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  
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  
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余曰公決於進退  
之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余曰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  
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患禍而不去彼  
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  
足慮翼日降麻告庭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  
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  
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  
私怨納御批除只爲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爲黨庇姻  
戚爭議傅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  
善密以付詞臣余具表劄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  
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閣門  
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卽行以九月半抵鎮江  
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  
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溪而言  
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余傾家貲以犒  
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迓賊陰與之通朝廷  
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讒謗如此自  
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處江湖之善地  
豈可得也聞命卽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上盜賊

紛擾權寓居於屬邑之崇陽僧舍中暇日閱建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十有五日竟以讒罷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邱山尚竊廩祿飽食而逸居慙赧深矣然余旣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免去傅亮辭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於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因取進退之大概次第而總敘之與夫制誥詔命書疏表劄編纂附著合爲十卷目之日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敘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七 八月十一日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八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謚忠  
定李綱著

建炎時政記序

建炎時政記上起建炎元年六月明

建炎時政記序

臣綱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合臣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卽布大號考爰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



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邱山之積奉  
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自去魏闕  
七更歲華薦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  
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  
俾臣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  
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安動輒廢失屢遭賊盜文  
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  
清光親承訓勅則銘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  
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罰黜陟之大略  
著於篇至於日長有不能省記則闕之庶幾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  
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干冒天威無任  
惶懼戰越之至臣綱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上

一起建炎元年六月  
一止十二年六月

六月初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  
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  
旨宣召臣當晚赴內閣起居敘致謝恩訖力具奏陳  
材能淺薄不敢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

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更宜加重其禮臣爲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爲相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竊力薄材實不足以勝重任因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聚於都堂奏事訖臣留身再

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嘗慕其爲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于天聽倘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日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

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日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日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日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猶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日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日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日議修德大略謂上新卽大位宜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合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宗宗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

仍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宣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儂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劄子僉謂赦惡逆已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贖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日執政中有與鄉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

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日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邦昌已僭竊之罪宜何如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眞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語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



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專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僞命臣僚劄子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官

嬪以爲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然罕有能仗義死節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保結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速疾取勘候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

謝曰陛下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府尹孫埃除應天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愨差知荆南府王以盜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瀋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爲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

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  
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  
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府趙  
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  
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  
叔敖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  
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授中  
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責授中  
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  
總管日逗遛不進故也六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菲  
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  
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淇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  
養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  
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  
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欺師待以  
不疑墮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  
二聖旣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  
驅逼禍故之臻千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於朕心念

父兄憂辱於虜廷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  
遑寔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其  
濟於艱難以致安於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  
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  
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  
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問虜掠殘破  
都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爲姦  
乘時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於典  
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  
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  
父竄黜奸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虜天下之  
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  
不願淪於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旣冒天命益  
罔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寔爾亦有  
無窮之問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  
同奉聖旨傳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益除刑部尚書  
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部侍郎董耘除兵部侍  
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珪除中書舍人曾

開復侍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辛丙除左司員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僞命故也六月八日丙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奸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濶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澧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質罷太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宮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



郎官余應求除考功郎官陶愷除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程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諡劉韜能死節不爲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吳玠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指揮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虔奉尚慮流俗玩習將爲虛文顧避懷姦推行滅裂或因事剝下背分自營肆爲搔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憲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給除

左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  
刑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謝貺除京西北路提刑李  
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並填見闕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八 八月十二日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九

將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建炎時政記中

建炎時政記中

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於邦以圖天下之逸儉於家以資天下之豐懍乎負荷之艱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貺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火日協長夏楙育之辰玉裕淵清稟璿源英秀之氣實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育之慈以係四海愛戴之望循考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難敢忘敷慶

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鬪殺並爲己殺人者並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己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賊不赦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搥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減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人朝廷累降指揮檢舉敘復至今經隔年餘尚未結絕官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諡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元初指揮其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亦令吏部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事後來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令不從所乞內有身亡之人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曾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士庶投獻章疏見委官看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看詳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爲激勸勘會科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

之士何由而出可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爲  
近政仍令禮部疾速條畫聞奏緣已降指揮建炎二  
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已逼近難以遽改可  
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材武人并錫慶院材  
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趁試不及之人竊慮遺材仰經  
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特與別行收試具合格姓  
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廢  
之人並特與原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  
材選用應諸路有材勇謀略之人衆所推伏或曾經  
戰陣得功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解發赴行  
在御營使司當議量材錄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  
人兵有曾收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  
制使等同結罪詣實保明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  
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遣回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  
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  
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特與推恩應  
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次寄納  
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赦

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收管仍給泐路口券其因泐路失於譏察致散漫劫掠良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要整肅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泐路不曾作過令元發處具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黜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官等有能竭節戰守遂致陷沒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撫家屬內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爲將士殉國用命之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擄掠良民強黥其面其肆劫奪念非本心理宜優卹近雖已有放散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文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有失業逃避人往往被官兵人等不爲辨驗復爲驅領隨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



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  
因京城失守死節守禦戰歿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  
壁統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  
逗遛行遣致死事之家不卽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  
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  
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  
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令赦到日  
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依已降指  
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踰城  
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懼罪未敢出  
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  
給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  
舊收管如尚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  
收管人數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出戰自  
效者限赦書到一月日內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  
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  
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獎擢應緣金人并  
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立限

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合赦到半  
月內許歸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  
詣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  
臣昨已降指揮立限赴部公叅違限不赴者並特勒  
停如有似此未曾公叅之人特與免罪可再限一月  
叅部依法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叅復罪如初應歿於  
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  
不體國以詔旨爲虛文致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  
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  
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人更重行  
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夏賊  
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不通未經  
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其實立功并亡失將  
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諸  
色人支借過官馬除實因戰鬪亡失與免備償併見  
差出許乘騎外其餘合同納者限一月於所在官司  
送納如出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  
軍興遺棄器甲頭刃之類并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

附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日外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編揀排垛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脩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數封椿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後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依格書填告命給還尚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限外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徑詣尚書省陳訴如有照據文字當議依格書填給降勘會昨緣金人入寇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搔擾陪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費之數聞奏議特與給降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卽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却有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逐○○○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寄寓他郡闕人收管馴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

支賜銀絹五十疋。○其幹辦官同日陞擢應百姓昨緣投充敢勇敢效用因出戰陷歿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切存恤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盜賊燒劫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內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屬抄割依災傷七分法給賑施行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房廊寺觀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葺整往別州縣計直竹木之類者於所屬給據經由去處與免抽稅仍不許官司拘截使用如違許人戶越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口開封府差提提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內有婦人多被使臣火下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住養取之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合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經官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隣人并地分巡察使臣火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密行覺舉減犯人罪察應逃亡罪人

見今監錮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兇惡不原赦  
罪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罪合備償并先以官錢  
代充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備償見監勒犯人并干  
繫人名下均攤填納者並時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  
縣鎮酒務公庫等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又過往客  
旅僧道等爲害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  
吏重行黜責應陂湖塘灤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  
課額後因官司措置舛立課利去處仰監司契勘悉  
行罷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見係豪強占據仰所屬  
州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京師物價  
未平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府見  
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  
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具合用數  
申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  
抑令人戶輸納租課實爲搔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  
詣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妄有搔擾應諸路漢蕃弓  
箭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  
陳訴許合依條承襲近降赦文神霄宮罷舍屋雜物

錢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  
神霄宮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洲元係  
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院  
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  
州開具申尚書省勅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  
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卽行改正若是勅塑卽赴迎慶  
觀勘會合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  
降特旨并增置到者照作並令轉運司拘收應付省計及  
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蹟如泗洲普照寺舒州投子  
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  
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  
額封樁錢物又收租錢廢監省廢錢死馬肉贓錢不  
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  
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  
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戶  
令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  
轉官及敘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  
並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往往推沮不爲施



行致使士民往同道路良爲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爲虛文致民戶陳訴當議重寘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龍飛協時體黃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座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故於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師指揮爲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一等差知秦州趙明誠發來赴行在鄭驤除直秘閣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內降勅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

民垂二百年天下以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  
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  
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  
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載載日俟治康而期歲之間  
戎馬再侵隨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  
既盡取玉帛女子公私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剽遷二  
聖中宮泊皇族尊幼中外嫫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  
未見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  
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  
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聞兩  
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犬羊之衆敢肆  
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  
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  
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  
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  
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遷  
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帥以爲應援應  
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

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  
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財  
貨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sup>辟</sup>別置朝廷更行量力應  
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宥生靈休息夷  
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  
有無窮之聞不其臆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  
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  
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  
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  
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揆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  
等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  
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  
叁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  
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  
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是兩  
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  
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聖

旨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張慤到行在令日下俱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章疏論受僞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沿河置巡察使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進呈臣寮章疏論靖康未折彥質爲宣撫副使逃入川陝錢蓋爲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亢總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彥質責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管海外州軍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謀變知軍李定通判韓疇疇一作琦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爲非是臣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穎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以臣

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府尹王襄  
罷大名尹徐處仁薨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  
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克除待  
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錢蓋  
復官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  
外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  
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  
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  
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  
黨征措置湟鄯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在六月  
某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日募兵二日買馬  
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略謂國家以  
兵爲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  
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  
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  
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  
敵而鎮四方爲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  
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

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  
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  
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  
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  
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鐵  
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  
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  
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監牧廢而爲給地牧  
馬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  
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馬畜爲之一空後破  
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於賊者萬有餘疋  
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  
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  
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  
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  
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略謂國家罹寇難京師  
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  
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



殘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  
又不可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  
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  
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  
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  
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  
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  
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於陝西河  
北路募兵各二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人合爲  
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  
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  
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  
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  
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卽自朝廷應副內京  
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  
召募每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  
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爲三  
等格尺以定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馬

分爲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卽時給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詔降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精管聽候指揮專克募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並保明推賞六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略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

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汾河汾淮汾江諸路置帥府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

河北西路招撫使合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  
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數每縣  
置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  
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委左右司郎  
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遠限不施  
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  
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市  
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勅榜揭於通衢六月某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温州觀察司樞密都承旨  
王瓌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卽直秘閣傅亮除河東  
路經制副使皆合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浚  
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劉光  
世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  
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  
先是僉議於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  
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  
去行在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

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  
四方羣盜恐懼聽命有旨召王淵等到都城戒勵令  
各占地方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卽位方此遣兵正  
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衄誤事亦必行  
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  
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以獻破  
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王  
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第進秩於是湖北羣  
盜閻瑾黨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  
河北巨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  
納款京東西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九

八月十二日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十

得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建炎時政記下



建交時政記下

建炎八年八月一日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

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慤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綢除給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雲借太常少卿奉使二虜酋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表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啟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鑿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誓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狗羣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宣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日臣某言戎馬薦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

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  
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  
仁政浹於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  
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環甲登埤爲廟社忘身而  
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啟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  
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師徒莫陪羈勒  
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  
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  
冀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  
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  
頓首頓首謹言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  
米綱以三分之一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  
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  
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蕤陳求道修治決水  
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綱自京  
師般載六曹案卷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某日臣同  
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太略謂承平之時雖無事當  
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

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  
蓋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度廣非加裁節則何以爲  
經久之制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  
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  
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爲推官提舉常平司  
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并歸轉運司以司  
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爲節  
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紀錄事司戶司理司  
法叅軍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置罷吏員三  
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陳乞出  
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  
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  
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叅謀官  
登彥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上出絹背心宣示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  
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齎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  
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羣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

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  
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通直即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  
撫使張所上殿而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  
兵三千爲衛於大名府置司一而遣官於河北西路  
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候就緒日渡河先復濬衛懷  
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處圍乃以兵民給地養之  
如陝西五路弓箭人法仍乞緡錢百萬以爲百年之  
費得旨從之七月某日京師龍德宮等津送到諸色  
寶器等上命碎之於殿庭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  
外莫不悅服七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  
鞠勘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  
詣行在自陳以在病告不與僞楚事除諫大夫既而  
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據  
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歎服至是  
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  
通衢七月某日王燮傅亮上殿面數賜燮器甲戰袍  
束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置司畫一陳乞降指  
揮陝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箭

手將家子弟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兵萬人通成三萬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守司鞠治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安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爲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歎服且言邦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旨李氏決脊降配禁營務下民爲妻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郡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草增添弓手團結民社措置郵傳緝捕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係急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以聞常切



准備朝廷遣使按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日朝廷近日以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籓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七月十五日丙

降手詔朕維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以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鑾輿六宮宗室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歆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無有留者顧瞻官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

召兵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兩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改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迎奉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爲今冬駐驛之計得旨定議

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

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錢鈔帛委轉運使范

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漕命四川變轉運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

陸作峽

入南陽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

侍郎黃潛厚為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

充袞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治去處虞

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椿辦糧草發

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

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限

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據

合用人數就太廟親事官擡拊令殿前司差撥禁兵

三百人防護仍專委內侍官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其

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進呈內降御札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

日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西北兵卒無

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

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行七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馬每州可祇合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財助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搔擾故也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爲係淵聖皇帝已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黃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浙路提刑黃惇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東路轉運使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詔留身奏

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誠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下幸甚——七月某日三

省同奉聖旨董耘除兵部尚書晁說之除待制兼侍讀七月二十七日内降手詔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縻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勉况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遑啟處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

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於顛覆而仗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攘戎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爲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爲辭訟檄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以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恥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能遽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一日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鞠治陳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

割金銀自盜入己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彞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略謂生於陸者安於陸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泅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藉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習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齋空各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維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尚書



左僕射並門下侍郎除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使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合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賊今京東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合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其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合分析以聞八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  
堂治事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范納罷檢校官節  
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爲宣撫使及  
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  
呈河東路經制使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  
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  
令聽宗澤節度於陽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  
守臣奏曰河東經制使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濬  
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糧餉萬一  
潰散卽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  
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以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  
爲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  
制司受命啟行纔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逗  
遛今日事勢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  
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續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久  
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御批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  
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任事  
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除在外官觀差遣八月十

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劄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三表劄八月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當日罷任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十八月十二日校

劄金銀自盜入己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彞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略謂生於陸者安於陸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泅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藉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習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維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尚書

左僕射並門下侍郎除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使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合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賊今京東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合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其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范納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爲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度於陽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日河東經制使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澹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卽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以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日河東經制司受命啟行纔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續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御批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任事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除在外官觀差遣八月十



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劄八  
月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三表  
劄八月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杭州洞霄宮當日罷任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十八月十二日校